

灵魂的居所

刘华／著



创立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

灵魂的居所

刘 华 著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魂的居所/刘华著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4
ISBN 978-7-100-10121-9

I. ①灵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民居—古建筑—介绍—江西省 IV. ①K928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8301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灵魂的居所

刘华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0121-9

2014年1月第1版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3/4

定价: 56.00元

1 曾经的家园，灵魂的家园 ... 001

走向古村，我常常愕然：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，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。

2 古村与诗意栖息 ... 019

我更愿意把杨救贫们视作纵横天下、放歌山水的行吟诗人。只不过，他们的诗不是七律而是八卦、不是文字而是砖木罢了。

3 围屋，客家人的心灵图谱 ... 039

圆周的井口、井台和水沟，像耐人寻味的符号，张贴在家居的入口，昭示着族人的共同心愿，它极可能就是围屋建筑的意义所在。

4 封闭：建筑的防范选择 ... 055

私密空间的相对扩大多少体现出对个体的重视，但并不意味放弃宗族伦理原则，只不过原则变成夹峙个体的房屋，督护个体的院墙。

5 极尽标榜的宗祠及戏台 ... 073

宗族情感一定是与生俱来的，正是它孕育和造就了宗祠建筑，而宏伟的宗祠，则成为延续宗族血缘关系的文化空间。

6 砖木渴望着鱼龙际变 ... 093

建筑中悄悄地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梦想，在那个梦想里，他们是自己的王者，自己的青天，他们的疆域在自家的屋檐之下。

7 财富唤醒了建筑个体意识 ... 115

商业文明反映在建筑上，透过它的铺张奢华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现世精神。同时，它也提供了张扬个性的可能。

8 起居在驳杂的民俗信仰中 ... 137

寄寓建筑的思想情感是神圣的。那些砖木有血肉有神经，维系着家族的死生祸福、兴衰荣辱，牵连人们内心的幸福和疼痛。

9 精神的盛装，心灵的彩饰 ... 157

具有民俗意义的符号，指向我们的来路。一旦读懂了它，也就理解了我们先人的生活历史、面对苦难的生存智慧和意志。

10 体现建筑个性的雕刻艺术 ... 177

雕刻的个性就是建筑个性的体现方式之一。这是因为渗透于雕刻作品中的审美理想，是和融化在建筑中的情感寄寓息息相通的。

11 广为流传的雕刻艺术语汇 ... 195

反映了民族的民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象征符号，串联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心理，由此可见民俗力量的巨大凝聚力和感染力。

12 被精雕细琢的文学景观 ... 213

文学曾经是那样口耳相传、深入人心，如自由出入寻常人家的衔泥紫燕，以至檐下梁上尽是它的呢喃。

13 耐人寻味的装饰绘画 ... 231

装饰绘画可能更加注重内心化，带有某种隐秘性，需要对外展示时，它就会表现得羞涩、拘谨，甚至情愿给人笨拙、幼稚的印象。

14 匾额和楹联：冠冕和旗幡 ... 249

文学与书法，真可谓是“翰墨姻缘”。而把它们送入洞房的，常常是雕刻。楹联和匾额所体现的强大的意志力，能够直抵人心。

15 笔墨崇拜中的独特气质 ... 267

楹联大多反映的是广域文化环境的普遍心态，但是，一旦它们极力强调某一方面的内容，便反映出一个村庄独有的精神气质。

16 渗透古村建筑的文化血脉 ... 285

一个村庄也许能够召唤众多文坛巨匠。他们的墨宝一旦作为牌匾高悬在建筑之上，就是古村最为高贵气派、最值得自豪的装潢了。

后记 ... 305

走向古村，我常常愕然：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，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。

曾经的家园，灵魂的家园

1 >>>

最初对古村的兴趣，源自好奇。

——我总想追问它对自然的那种充满敬畏的尊崇。村庄向自然索取一块领地，作为人类安居的寓所，其建筑的本意便表达出对自然的适当隔断。它用宅院，用山墙，用屋顶，用沟壕，与风雨雷电对抗，与蛇虫猛兽对抗，与一切可知或不可知的危害对抗。然而，人对自然唇齿相依的情感，决定了村庄集聚于大地，就和自然须臾不可脱离了。它用门、用窗迎迓着自然，用天井和院落呼吸着自然。村庄成为古村的历史，仿佛就是建筑和自然不断协调、相互授受契合、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。一些燕雀成了梁上檐下的熟客，一些藤蔓攀过了人家的墙头，一些草木更是纵情恣肆，在瓦沟里扎根，在砖缝间落户。即便雨水吧，一旦由天井泻入屋堂，就溶解成为人们“四水归堂”的祈愿，成为大自然的赐福。

是时间把古村造化为山水田园间不可或缺的景物，成为山水之精神，田园之魂魄。在辽阔的苍穹之下，它通过屋宇的水平铺开构成建筑群落，形成优美的天际线，仿佛舒展身体紧贴着大地，用全部的肌肤和血肉吸纳着天光地气。假如它成群结队地匍匐在田畈上，密密匝匝，如同成百上千

山水之精神，田园之魂魄



只永远沉醉于孵化期的大鸟；而在逼仄的山坳之中，它依偎着团团绿荫，聚族而居，则似进入梦乡也在反刍生活的牛。

是的，在我眼里，它始终是有生命的。我指的并非由弥漫其间的炊烟、声音、气味和色彩，所传达的生命信息，而是说它的建筑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存在，就是依存于自然的一种生命。它会在溪水中洗濯自己的倒影，借晨岚擦拭自己的羞笑；它会一直钻进山的深处、路的尽头，然后藏在某棵古樟的暗面，宁静生活的背面，警惕地打量着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。作为古村，它的恒久得益于自然的庇护，自然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阻隔外界对它的入侵；而它的粉墙黛瓦或青砖灰瓦掩映在季节变化的色彩中，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动静关系，流动的岁月仿佛因此滞重而稳定，安详而深沉。走向古村，我常常愕然：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，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。

——我总是惊羡它兼收并蓄各种艺术的风雅。我相信，仅仅依靠自然的庇护，是无法解释它延续数百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全部缘由的，它历尽沧桑，可以颓败，却不凋亡，一定有着坚硬或柔软的内在生命动力。丰厚的文化底蕴、丰富的艺术珍藏，就是它内在生命绵延不绝、摇曳多姿的精神支撑之一。所以，通常一座古村就是一座民间艺术博物馆，一座民俗博物馆。很难想象，一个没有多少精神寄寓的村庄能够战胜自然的覬覦、岁月的风蚀、它自己对传统的怀疑、否定和颠覆，一直保存、看护着自己的历史风貌；反之，如果说，古村世世代代保留着先人的遗产，是出于共同的质朴的文化自觉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直到今天它仍能以琳琅满目的艺术珍藏令人流连其中呢？我更愿意到每栋老房子、每块砖石、每根梁柱中去探究其奥秘——我赞叹那种由建筑艺术的面、体形、体量、群体等等要素构成的形式美，赞叹记录着设计、技术和工艺水平，尤其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各个细部，比如繁复炫目的天花藻井、富丽堂皇的门楼门罩、精雕细刻的雀替斜撑，以及轻灵如翼的飞檐翘角等等；令我久久回味的，正是遍布其间的各种艺术，那些以木、石、砖为材料的雕刻，那些描绘在瓦檐下、门楣上的美术，那些题写在匾额、楹柱上的书法。通过那些图案和文字，探寻民俗的生成、风尚的演变、生活的历史，要比考证建筑材料、设计风格直观得多。正是





村名就叫思溪

那些有时显得极其铺张、极尽风雅的作品，让我看到了强大的生机勃勃的民间理想，以祭祀的姿势，以炫耀的神采，以教化的口吻，作出贯通古今的表达。或者，只是平易的讲述、悦己的陈设吧，但是，浸润在其中的思想、观念、情感和情绪，也能以其润物无声的感染力唤醒一代代人的认同感。这种认同感常常在恍然若梦的情境中油然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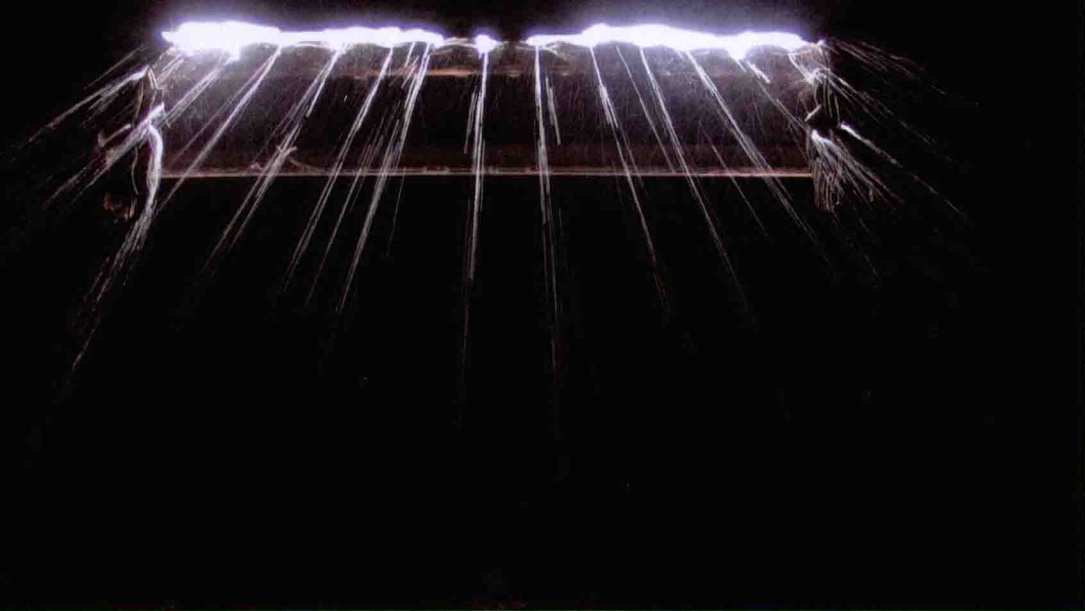
为古村增辉的民间艺术，所表现的民间理想的主题之一，便是陈述人与自然依存且膜拜的关系。那些日月山水、花鸟虫鱼、祥禽瑞兽，原本就和人们骨子里亲近自然的感情息息相通，更何况这些形象早已注入了人的祈愿和心志，成为种种象征。即便是表现戏文故事与生活行状的那类人文图景，无论威武雄壮的、风流儒雅的，还是亲切平易的，一旦突兀地展现在与自然相呼应的古村建筑上，不也成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宣告、一种对话吗？

那是一种持之以恒、滔滔不绝的对话。和平之中，不无敬畏；禁忌之余，充满感恩。

——我总会惊奇于不断发现古村的消息。这样的消息总让人恍然，好

（左页图）

依着山傍着水



建筑就这样吸纳着
阳光和风雨

像古村不是活态的，而是从岁月深处发掘出来的废墟。谁都知道，它们的存在是无可置喙的事实，只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而已，我想之所以声称“发现”，也许是针对那些茫然于毫无个性、甚至也没有多少美感的建筑丛中的眼睛而言的。在这里，当然大可不必同一个动词较真。其实，我感激关于“发现”的消息，正是这些消息引领着我，去探究古村被时间和空间闭锁的秘密。

走进一座古村，我们应能领略到它始终鲜活的真相。生活在村巷里、河岸下潺潺流淌，从瓦缝里、枝叶间袅袅飘升，许多肃穆的墙上还留着动荡的记忆，许多重修的祠堂又点燃更多的香火。每个季节，只要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屋顶上、架子上、坪地上，以及溪边的码埠上，总是晾晒着各种粮食的种子、各种用来腌制的菜蔬和各种农业用具。在如此自然、凡俗的氛围中，我对晾晒于灿烂文化下的平和以至于黯然的表情，也就不敢大惊小怪了。但是，我不能不暗暗吃惊：呈现在眼前的粗粝的生活形态，竟有精致而丰富的民间艺术藏于其中；而对村庄的历史、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们，却是幸运的遗产继承者。当他们宽厚大度地任由客人在自己家中进进出出的时候，如果一定要从他们眼神里找到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质的话，那么，最常见的内容竟也是茫然了，茫然于突然

被惊扰的平静，茫然于回答探究的尴尬，茫然于高贵门第蜕变为寻常人家的一切和谐与不谐之处。我特别留意人们的表情，即使屋门洞开、主人不在，我也要通过墙上的照片去端详一座古村的活态。我以为，人们的现实表情一定和建筑的表情、历史的表情，有着某种关联、某种约定，可惜我无从破解。倒是那些茫然的眼睛（包括为开发旅游资源而激动得茫然无措的眼睛），让我忽然觉得，与其说古村被岁月尘封着，不如说它是被它夜不闭户的主人们锁在茫然的眼睛里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如今这种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不自觉，居然以其漫不经心而保全了古村；偏偏，有许多刻意的保护，反倒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“保护性破坏”。

我好奇地走马观花。尽管每次都是行色匆匆，却也感慨良多。幼时，我曾去过北方的两座城市，至今还记得那车马辚辚、风情别具的宽阔大街，那槐香满墙、低矮温馨的四合小院，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再去时，它们就已经大步迈向了天下大同。至于如今，不提也罢。即使乡村的建筑，也千篇一律地潦草。人们寻找、探访古村的热情，就反映出了对现时生存空间的普遍的厌倦心态。前往古村，就是前往我们曾经的家园，前往我们曾经的生活，我们永远依恋的自然，世代仰慕的历史文化。

是的，我对古村的认识是矛盾的。一方面，我认为它是活态的，不只是在宗谱里、在包括建筑在内的民间艺术里延续，势必也在血脉中因袭；



（上图）
迎迓自然的姿态

（下图）
能把日子晾晒在蛙声里的地方，就叫村庄



神人共宴乐的庙会日

另一方面，我又把它指认为“曾经的家园”。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，它的确有不少东西作古了，有物质性的，也有精神性的。尤其致命的是，有更多的东西被风化，在萎缩，在变异，深入其中并屏声敛息，就能感受到它萎缩的过程。面对那些雕梁画栋的老房子，在赞叹创作者的技艺时，我们难道不会为当时其从容的心境、优雅的气质，自叹弗如且忐忑不安？望着气宇轩昂的门楼，在品味匾额、楹联上的文字时，我们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出莫名的感伤？我知道，消亡也好，萎缩也好，未必能够轻率地归咎于某个年代、某种时势，也许这些状态恰恰就是由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。事物的消亡和萎缩，一如它们的生成和发展。

我看见了一座古村令人震撼的生成。

在我任由思想反复进入的这个村庄里，随处可见不顾结构逻辑的非理性的组合。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的路面干干净净，却表现出反叛与对抗的性格，或者刻意不与正门对称，或者一头宽一头窄，或者有房屋蛮横地斜插出来，把路挤瘪了压断了。房屋也放纵得可以。没有一栋完全规整的房

屋，正如没有一条两边平行、始终宽窄如一的路。每栋房屋的四面墙，总会有一堵墙或一个角，莫名其妙地凹进凸出，改变平面或直角，以此破坏它的和谐，它的秩序。墙面的垂直线也多有不规矩的，无端地造出倾斜的部分，令人感到行将坍塌的强烈不安。不规则的门框，不对称的窗户。所有这些，分明存心要破坏中国建筑常取的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。

听说，此地的民居不肯整齐划一，是因为人们心怀对命理运势的恐惧，精研《易经》八卦，希冀从中寻找变通之法，寻找富贵长久的秘诀。村中农户家比比皆是描金画、鎏金的木雕、木刻，记录着此地人当年逐利四方财源广进的繁华岁月，也记录着人们纸醉金迷的留恋和祈祝。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与文化整体的同构对应关系，是某一文化环境中群体心态的映射。因此，不难判断，这个村庄沉溺于穷极奢侈、祈望富贵长久的心态，便是在风水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寓，从而表现为“歪门斜道”。村中建筑及家具上随处可见鎏金镂雕的八卦图案，完全印证了这一点。

但是，穿行在其间，感受着建筑艺术在这里经营的非常独特的精神氛围，我相信它的一石一木注定会有更为复杂的情绪意境，尽管它们沉默着；尽管，由于建筑艺术的表现性和所传达情感的抽象性，它所创造的情

栖息在宗祠里的龙





摄于十年前的畲家居

绪意境是朦胧的，深沉的。

这里曾生活着追求并炫耀荣华富贵的一群，它的建筑为什么在夸富逞奢的同时，表现得如此忧心忡忡、惶惑不安？为何紧张？为谁迷狂？被歪曲的房屋，是否象征着心态的畸形，暗示着某种岌岌可危的不测？房屋上那打破常规、别出心裁的局部改变，是否可看作一种挣扎和抗争？若是，它的整体难以彻底颠覆建筑的根本法则，如同大面积的无助的茫然，又使它渺小的抗争显得多么荒诞可笑。被荒诞感挟持的村巷，是否预兆着前路的凶险难卜？至于一头大一头小的路，很轻易就被人命名为“棺材路”，不知这原本就寓意着命运的逼仄，还是世事的无常？即使促狭或较为宽阔的门前，它所提供的空间为什么也那样不讲规矩方圆，用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大肆渲染紧张感？

面对这一切，如果仅仅感觉好奇，就显得



迟钝甚至麻木了。它几乎把一个时代的社会心态，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，他们的感受、情绪和内心深处的深刻矛盾，光怪陆离地裸裎在“歪门斜道”的建筑中。它的表情多么风流倜傥，又是多么俗媚轻狂，多么雍容富态，又是多么痛苦难言；它的语言是声色犬马、撒豆戏妓的调笑，是夜夜笙歌、醉生梦死的呓语，更是人生苦短、浮华如梦的真言。

那么浓重的哀伤，那么深刻的自省，弥漫在富贵荣华的记忆中，乃至将其浸泡、冲刷得斑斑驳驳，如此看来，祈望富贵长久的心态恐怕就不足以解释此地建筑个性的生成了。

当我得知此地人与欧阳修同宗时，欧阳氏族众多光耀千古的名字纷纷在心中涌出。我情不自禁地攀上古村的后山，去眺望远远近近的姓欧阳的村落，去统摄曾渗透于广阔民间的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心理和以诗书传家的社会风尚，以及由此造就的璀璨的庐陵文化，去俯瞰这个也曾儒雅一

婺源晓起

